

## 開放文學 – 風花雪月 – 再生緣 第七十八回 慶昇平彩筆題成

詩曰：家齊國治慶昇平，歷敘才猷節烈貞。君聖臣忠千古樂，父慈子孝五倫明。

講到劉侯夫婦到了雁門關奎光衙署內，兒媳頗能孝養，倒也安心樂意，無愁無慮。劉捷心中雖記掛著女兒燕玉，然在京時見皇甫府這樣行為，翁姑歡喜，夫婦和睦，也還放心。太君只疼著亡兒奎璧，只是氣苦，但係自作，亦怨不著別人，只好啞口吞聲。老夫婦各有別腸，也不過落落寞寞。阮京兆在京不時寄東通信，於今七月有餘，方知鄺明堂即係孟麗君，遂細細寄述劉侯，曉得後來繼做公主，欽賜完姻，並同梁氏於歸，連發兩信寄聞。

劉侯連接兩封書，終日呆呆如醉癡。憂患滿懷心恍惚，驚惶慮費愁思。皇甫少華雖和好，慮只慮，明堂孟氏女姣姿。猶恐復把前冤報，劉捷終須命要危。

啊唷，我好恨嚇！

一聲悲怨千絲淚，皺皺雙眉立起來。劉捷嚇劉捷！年來顛倒糊塗甚，做事行為大不該。皇甫敬，毫無仇怨將他害，保舉東征起禍胎。愧殺我，紅袍紗帽兒漢，反不如，紅顏綠髻女裙釵。愧殺我，堂堂國丈公侯輩；反不如，碌碌庸愚乳母懷。權奸兩字聞天下，這羞慚，好叫我，取盡湘江洗不來。

啊唷，劉捷嚇劉捷！

只恨前番做事差，今朝害著女姣娃。現今是，王妃正室乾公主，燕玉焉能比及她？況又是，仇人之女仇人妹，這些時，自然磨滅苦無涯。

啊唷，奎璧這畜生嚇！

枉生逆子是冤家，作浪興波多是他。悔殺我，一時誤聽胡言語，惱怒亭山怪少華。

啊唷，畜生嚇！

婚姻前世紅繩係，焉能強奪女姣娃。瞞心昧己傷天理，報應無差害自家。你死一身何足惜，被你斷送妹如花。若非是你生歹意，小春庭，夤夜如何放少華。畫扇香羅留了約，到後來，只好於歸皇甫衙。我只說，積壓原配飄零去，仍為正室也無差。王姨國舅成連理，門戶相當卻不差。世間好事多磨折，反添了，映雪蘇娘梁素華。燕玉這姣兒嚇！你身枉做名門女，生慈早背苦伶仃。北堂萱草雖長茂，無關痛癢女裙釵。可憐你，在家已是如孤鷺，乳娘抱養長閨門。可憐你，畢姻草率歸皇甫，骨肉東西兩地分。啊唷兒嚇，慮只慮，青春虛度空耽擱；慮只慮，紅顏枉是貌如花。苦只苦，至親族分無相見；苦只苦，椿萱兄嫂隔天涯。為父的，心神恍惚宵無睡，夢魂飛不到兒家。你娘親，一派浮詞虛愛惜，應酬全是為夫家。

啊唷老不賢嚇老不賢！

多是你，在家縱子亂胡行，花園放火小春庭。多是你，一封書奏中宮後，懇賜完姻孟麗君。多是你，不分皂白迎新婦，娶了個，桃將李代假千金。多是你，洞房作到滇池閣，分明令彼跳昆明。我身好好為官職，攪得人來心不靈。思前事，悶加增，滿懷不悅少歡欣。踱來擺去心無定，搔腮摸耳歎聲頻。萬分懊惱無從訴，司閻人，飛報慌忙稟事情。

啟上太老爺：今有東平王千歲府專差投遞人來，要面見太老爺的。劉侯倒吃了一驚，便道：快命來人進見。

劉侯呼喚一聲傳，這司閻，在前引導進書房。劉侯欠體呼尊官，有何貴事到邊關？那家人，曲背彎腰三叩首，搶步前來打一干。懷中摸出書和物，回身代主請金安。那劉侯，驚驚惶惶將書看，紅簽上，女兒親寫一封函。觀書畢，笑生顏，手加額上謝蒼天。吩咐一聲款待使，回顧家人悄悄言。王親府內來尊官，應酬接待要周全。休怠慢，是客邊，肴饌豐盈備酒筵。家人告退無多表，手持銀信出書軒。

講到劉侯這幾日正是坐立不安，憂愁滿腹，忽然接到了燕玉的平安家書，喜笑顏開，急忙拿進內堂，與夫人觀看。

抬身款步出書房，靴聲禿禿響迴廊。只喜得，春生翠黛雙眉展；只喜得，日上紅腮兩頰旁。只喜得，口口聲聲呼太郡；只喜得，輕輕悄悄喚歸郎。夫人忙步掀簾出，寶含香，懷抱孤兒亦出房。忙開口，問行藏，有何大事甚慌張？喏喏喏，女兒女婿差人至，相迎你我上京邦。啊呀呀！我道是，聖旨傳宣你做官，這般歡悅鬧喧嚷。也不過，今朝接得姑娘信，何須動地與驚天。尖尖手接鸞箋看，姣姣鳳目笑言開。

啊，雖承他小夫妻的美意，妾身是不去的。有何樂處，徒受風霜。夫人不去，下官也不去。寄書回復便了。喏寶姨，這是五十兩銀子，郡主寄與歸郎的。寶姬接了銀子，說道：太老爺寫信時代歸郎母子請安致謝。於是說說閒話，到了明日寫下回書，打發來使回去。

一封書，致答東平忠孝王，言詞宛轉謝東床。老朽渴欲趨潭府，為的是，拙荆賤體欠安康。小女蒙叨君福庇，王妃寵愛甚安詳。再造之恩時在念，銘心刻骨恩不忘。土儀幾色休見笑，千里鵝毛即寸腸。臨穎神馳思左右，遙企華府仰容光。劉捷稟封三頓首，奉遞賢王虎坐旁。外有平安書一紙，伏祈擲付女紅妝。

寫書畢傳進來人，當面交付。

劉爺身坐在書房，傳進來人立在旁。身站起，笑堆龐，慇懃宛轉訴端詳。只因俗冗來牽掛，今冬不便到京邦。復札一封煩帶去，乞呈貴主大賢王。外有幾種芻蕘物，拜求尊管好收藏。使力盤川雙手奉，莫嫌褻瀆乞包涵。極應該，款留幾日盤桓去；猶恐怕，回時路上有風霜。

是，如今小的就此告辭了。皇甫家人一路之上，曉行夜宿，到了京師回復了郡主。郡主見父母不肯來京，得了平安信，也就安心樂意，倒著實感激正室王妃一番美意。講到江進喜跟隨崔探花家眷入都，已將行李發清，是日清晨即到王親府內。

於時進喜到轅門，不比前番初到京。合府家人俱認識，稱兄道弟亂紛紛。

啊唷唷，江兄弟來了麼？好好！你們今堂盼得久了。啊呀眾位爺們，請了請了。

亂亂哄哄敘一回，嘖嘖笑笑動雙眉。司閻輩，命人傳與江媽曉，慌忙走出老慈幃。進喜納頭來下拜，三嫂攙扶笑臉堆。

進喜，為何今日才來？你一路上平安否？

江媽母子兩依依，坐在書房訴別離。進喜告知艱險甚，幾乎性命也無歸。有幾回，狂風聚兩船將覆；有幾回，扯纜揚帆斷了桅。真個是，逢凶化吉天垂佑；真個是，遇難成祥佛力施。前次南回真不利，今番北上最相宜。正遇崔衙銜賓眷，兒跟隨，夫人帶我到京師。江媽合掌當空拜，孩兒無事靠慈悲。進喜嚇，否極泰來交好運，小王爺，已經許配一姣姿。

江三嫂即將王爺要與他一個小小前程，並將榮蘭許配等事細細告訴一番。

進喜聽了笑盈腮，多虧公主女裙釵。今朝母子俱叨德，真正叫，貴人抬舉福星來。

江進喜忙煩司閻稟謁王爺。

司閻引了前面行，稟一聲，江家進喜到宮庭。王爺吩咐來傳進，叩首連連拜在塵。忠孝君侯相挽起，說了聲，莫行大禮快抬身。呼義士，叫恩人，路途辛苦受風塵。可曾見過萱堂否？外廂歇息去安身。

好極了，孤家正說為何目下還不見來呢？望你來京甚切。

遇著機緣弄個官，掙個封誥與慈萱。然後好，一雙義僕偕連理，成就了，百年佳偶美良緣。承歡膝下行孝道，極盡忠心做好官。孤因念著酬君德，君亦應該報聖顏。小千歲，一邊言來一邊笑，江進喜，彎腰欠體應連連。

是是是，蒙千歲爺垂青提挈，小的敢不赤膽忠心，思報王爺這番恩典？進喜復又叫謝退出，仍居王府。

光陰迅速箭離弦，孟冬節候小春天。籬邊黃菊殘零落，江上芙蓉映水鮮。遠望著，一抹平林紅似火；近觀瞻，半蕪叢草綠無煙。凜凜朔風穿繡幕，蕭蕭落葉響雕簷。萬壽宮中皇太后，想起前番一段緣。口叫內官欲問，見宮官，跪稱皇帝進庭前。但只見，寶輦高抬明聖主，來參母后老娘娘。深深揖，叫萱堂，天寒早晚可安康？太娘娘，含歡挽手連聲坐，元帝王，側身欠體坐龍床。我兒嚇，我今有句衷腸話，今朝要與你商量。生下皇孫將滿月，幾樁宿念未曾償。欲待要，豁免錢糧和國課，赦其死罪免刑傷。不論那，流徒斬絞男和女，天下頒行盡赦寬。但祈天佑王孫大，官家啊，積些陰德與兒郎。

是。司禮監過來，就傳懿旨，著內閣施行。

一聲懿旨出朝綱，內閣衙門書更忙。霎時間，紛紛亂亂傳抄報，立刻頒行各地方。司禮監，回身覆命無須記，仍講到，元王承歡伴母娘。宮娥復又將茶獻，小君王，一見柔絲打動腸。呼母后，細稟詳，提起中間事一樁。前者皇兒曾說過，孟麗君，真假俱歸忠孝王。真正麗君今已有，何須耽擱假紅妝。母后啊，待等御妹來宮內，將柔絲，賜伊帶去作偏房。柔絲聽，跪慌忙，悲聲哽咽淚行行。

啊呀，太后娘娘，萬歲皇爺嚇！奴婢有下情冒罪直呈，伏乞聖心俯鑒愚衷。

念柔絲啊，本來姓路叫飄雲，父親飽學一青衿。做了個，伯道無兒愁絕後，做了個，中郎有女拌收存。忽然間，椿萎萱折無依靠，路飄雲，傍於姑母姓龐門。最堪憐，命途多舛孤寒女，姑娘相繼又歸陰。表兄表嫂同居處，看待之間頗薄情。不辭勞苦辛勤作，吞聲受氣度晨昏。今歲仲春三月內，表兄忽被利名熏。聞得說，大張告示城門貼，訪覓孟府貴千金。囑奴假冒來京內，他因要發大財星。飄雲若不遵伊命，慮只慮，日後終要變賣銀。奴也是，寒儒門第身清白，故此上，將計就計遂他心。並不是，欲求富貴榮華顯，此一舉，將身跳出是非門。荷蒙太后垂青眼，飄雲無意落紅塵。自進宮中三四月，奴婢是，一口長齋不吃葷。千祈勿賜賢公主，求太后，寬恩發放去修行。只消棲身一席地，奴婢就，虔奉慈悲觀世音。念飄雲，只願的，晨鐘暮鼓敲魚磬，不要那，鳳管鸞簫調瑟琴。只願的，茅簷鬆舍柴扉裡，不要那，蘭室香閨繡闥門。只願的，黃齋淡飯單瓢飲，不要那，珍饈美味滿盤盛。只願的，一盞青燈形影伴，不要那，雙枝花燭鳳鸞鳴。百歲韶光駒過隙，一朝失腳墮迷津。笑人生，宛似輕塵棲弱柳，榮華富貴等浮雲。色即是空空即色，色無滅來亦無明。佛門兩句能參透，何愁鐵杵不磨成。上宮太后與元主，聽了柔絲一席論，不覺的，聖心感動甚歡忻。太后道，西山有個娘娘廟，高峰絕壁插青雲。明朝送你其中去，清淨些，紅塵避卻好修行。布衣淡飯終無缺，國帑中，也有王家規例銀。柔絲再拜將恩謝，從此後，凡心洗淨道心生。飄雲曾否成正果，以後書中不再雲。講到那，儲君滿月多歡樂，王親府，雙雙婆媳進宮庭。我今不表宮中事，要提起，碧鸞東院一夫人。梁小姐，日來少飯不思茶，軟綿綿，梳妝懶去照菱花。芙蓉面上梨花色，雲鬢蓬鬆翠髻拖。星眼半張思欲睡，柳眉倒鎖暗咨嗟。兩臂玉鐲垂尖手，繡帶寬腰低罩鞋。床欄斜倚姣無力，香腮手托剔銀牙。燕玉款步來東院，輕展弓鞋上玉階。但只見，繡房未把簾攏掛，半庭日影照窗紗。王妃隨後移蓮步，也來看視女嬌娃。夫人欠體呼賢姊，又勞光降看奴家。年少君侯連拱手，老先生，脈理精明看看她。公主開言稱使得，國舅府，醫生本是我當差。小君侯，知移小案沉香桌，慢慢地，打開錦套把書拿。那娘娘，春尖三指輕輕按，笑生雙頰泛桃花。稱恭喜賀君家，蘭田種玉早抽芽。梁氏夫人低粉頸，羞臉一紅看鳳鞋。東平君，笑口開，忙取花牋放在台。手研香墨容含笑，今日裡，充當書記做奴才。來來來，此處臨窗多明亮，拉著袖，忙將交椅手拖開。保和公主連聲喝，小使家，規矩全無禮不該。啊唷唷，這位先生難伺候，我今不乾這生涯。哈哈笑，近身來，斜倚香肩扣案台。一張方子煎兩劑，調和脾胃代舒懷。

小千歲亂亂哄哄命人取藥，立時煎好，看梁氏夫人吃畢，方始各歸寢室。

次日王妃省二親，低低稟與太妃聞。碧鸞賢妹身懷孕，因此的，體中稍覺不安寧。媳婦曾經看過脈，妊娠二月有餘零。太妃聽，喜歡心，准擬明年要抱孫。再三叮囑蘇親母，諸凡代我費清心。媳婦們，年少未曾生育過，調停早晚賴慈親。王妃含笑呼乳母，哄著她，尋些消遣散心情。

於是公主同了西院夫人，俱到碧鸞宮去。

丫鬟稟報到裙釵，梁氏夫人把體抬。又蒙二位來移玉，失於迎迓不應該。王妃笑說無拘禮，我與你，姊妹還從夫婦來。劉郡主，笑盈腮，莫非還是那年胎？將來產下男和女，要與君侯兄妹排。王妃手拍肩頭啐，又來招惹鄺三台。休胡言，惱我懷，卻好東平千歲來。忙問芳卿因甚惱，孤家分解好調排。三人一笑無言語，鳳目相窺紅粉腮。啊這又奇了！神色之間人莫辨，快出來，休教被著眾人嫌。回身走，急掀簾，劈頭碰了一婢媵。韋氏勇娥移步走，問一聲，賢弟如何是這般？莫非被，風流棒責難消受，故而你，桃之夭夭一溜煙。

啊呀，姊姊來了，得罪得罪，可碰壞了？

三位夫人笑失聲，這般碰撞不斯文。碰壞了，姊姊尊軀怎麼好，姊姊定要發雷霆。

啊呀呀！三位弟夫人好呀！你們三個欺他一個，這還了得！

愚姊今朝報不平，緣何要把弟來擰。我今告訴雙親去，叫你們，俱到堂前做矮人。東平君，看釵裙，拍手哈哈笑失聲。姊姊啊，三人正說大歡欣，見我來時屏息聲。小弟猶恐人憎厭，故此急急出房門。不提防，賢姊今朝光降此，挑簾撞去實粗心。三位佳人呼姊姊，叫他陪罪正該應。韋氏夫人稱弟妹，今夜裡，罰伊長跪到天明。說笑一番俱坐下，丫鬟送上好香茗。說說笑笑天將晚，各歸臥室點紅燈。

講到東院夫人服藥調理，半月有餘，已漸平服起來了。

葭管飛灰報一陽，夫人梁氏已安康。抽身起，整衣裳，坐對菱花照粉龐。輕掠雲鬢蟠龍髻，微描翠黛助容光。香風冉冉移蓮步，繡帶飄飄繞畫廊。行來舞彩宮門首，丫鬟們，齊聲問候女紅妝。

啊東院夫人來了，夫人的貴恙好了麼？

太妃一聽急披簾，招著手，忙叫賢哉進裡邊。梁氏夫人稱萬福，笑嘻嘻，櫻桃微啟叫慈萱。婆婆啊，連朝不得侍慈闈，定省全無大失規。反要婆婆頻顧問，真正是，抱罪良深禮貌虧。啊呀賢哉嚇，難得你身懷著胎，我今真是喜開懷。從今切莫循規矩，做婆婆，斷勿爭長道短來。只要你，日常行坐須留意，晚間睡寐莫偏歪。諸般調理精神壯，保養身軀勿損胎。

明年生下一個肥肥胖胖的孫兒，就是你的孝順了。東院夫人坐了一會，起身往靈鳳宮而來。

丫鬟稟報美紅妝，東院夫人已到將。那娘娘，微飄鳳目窺簾幕，梁夫人，款動金蓮繞畫廊。掀簾幔，進華堂，笑含雙頰叫娘娘。姊姊啊，小妹連朝身已康，荷蒙調理善岐黃。義同手足難言謝，梁素華，銘感於心刻不忘。

啊呀，賢妹嚇，何出此言？

我與君家非泛常，幼年契合在香房。今又於歸同一室，相親相愛我情長。何須客套言稱謝，來來來，天甚嚴寒快進房。

賢妹啊，如此寒天快請進房，將息將息。

你是，日來少飯短精神，何苦的，冒冷衝風出院行。有孕在身須保重，體貼親心待抱孫。攜玉手，坐並身，送上兩杯細香茗。要講到，王爺朝罷回府轉，參謁雙親到後庭。掀簾講，叫夫人，賜第今朝已告成。工部衙門申奏摺，君王旨，傳知御妹任安頓。笑攜梁氏夫人問，芳卿玉體可安寧？

保和公主聽見府第告竣，即雲：明日一面謝恩，一面去請康家遷移過去。駙馬，你道如何？公主之言甚善，康公久住梁家，究為未妥。素華接口雲：這倒不妨，我父親獨處寂寥，巴不得康家眷屬做個伴兒呢。正說之間，西院劉夫人也來了。姊妹寒溫一番，俱各坐下。

但只見，密布彤雲蔽太陽，朔風凜冽響紗窗。頃刻間，鵝毛大雪飄空院，柳絮紛紛穿畫廊。霎時間，碧瓦紅牆俱玉琢，青鬆翠

柏盡銀裝。有幾家，圍爐暖閣香醪飲；有幾個，踏雪尋梅步遠方。最開懷，高車駟馬重裘服；最堪憐，鶴立鶉衣百結裳。有的是，低簷淺室風穿透；有的是，深院重門緊閉關。王府中，霎時備下消寒酒，夫妻相讓敬杯觴。他四人，圍坐擁爐添獸炭，低斟淺酌飲瓊漿。猜拳行令多生趣，射覆聯吟各有長。直飲到，紅燭高燒天色暮，雪光皎潔近昏黃。公主道，今夜裡，六出紛紛風凜冽；最苦的，肩挑貿易走街坊。素華說，家徒四壁門牆少，日給三餐無宿糧。饑寒交迫難熬苦，帶水拖泥冒冷行。燕玉雲，經營之輩還猶可，最堪憐，寒儒貧士讀書郎。肩挑步擔全無會，子曰詩云滿口腔。出言吐語歪詩句，者也之乎充不得腸。兒女號寒呼凍餓，室人交口怨穹蒼。枯腸搜索思親戚，待等天晴去熟商。三人說得多高興，小王爺，觸起心頭事一樁。

啊呀呀，了不得了！皇甫少華嚇皇甫少華，你這忘恩負義的嚇，你今日貴顯如此，竟忘卻救你的人了麼？三位夫人嚇了一跳，連忙問道：君侯何故這般大驚小怪？啊呀，夫人嚇！

我少華啊，昔年禍起在蕭牆，母命逃災離故鄉。並著那，老僕呂忠稱叔父，雙雙黑夜走街坊。偏遇著，紛紛大雪從天降，遍體淋漓濕透裳。腹內空虛天又冷，無可奈，暫行借宿到招商。投著個，趙家旅店賢崑玉，哪知人面獸心腸。店小二，假意殷殷留酒飯，他二人，通同報信到公堂。幸虧義婢芸仙女，私行釋放走羊腸。鋪陳行李俱拋棄，不辨東西南北方。又恐後面人追趕，只嚇得，心驚膽碎意彷徨。直走到，雪滿山中高士臥，前邊隱隱有燈光。喜遇恩兄熊友鶴，啟留主僕進廳堂。少華從此安身住，免了奔波躲避藏。若無鮑氏芸仙姐，這條命，決然早已赴冥王。焉能救父還鄉井，焉能身得立朝綱，焉能骨肉團圓聚，焉能姊氏掌昭陽。二人之惠全無報，枉作朝中忠孝王。丫鬟們，快傳老呂來宮內，問問他，思姊家居在哪方？三位夫人齊啟口，雪夜因何喚老蒼？業已遲延休性急，報恩不在片時忙。明日清晨傳進內，我們細細問行藏。

公主道：請問君侯將何以報？試說一番，我姊妹聽聽好麼？

一封札致地方官，星飛火速到雲南。查明趙姓居何處，差人護送到京邦。或在府中安樂住，或贈花銀歸故鄉。更有衣裳和首飾，方能報答女姣娘。君侯之言欠通矣。他是個，經營買賣小本商，怎經得，官府稽查委地方？趙氏子，昔年曾欲將君害，今日裡，提起尊名心也慌。忽然要彼來京內，猶恐他，畏罪情虛身自戕。恩將仇報心何忍，豈非反害鮑姑娘。凡事三思須檢點，將他人，立身處地細端詳。

公主所慮權是。但此事如何辦法，還乞明示下官。君侯嚇！明日將她居址問明。

端正花銀四五千，遣人護送到雲南。交與鮑氏芸仙女，訴分明，報答當年釋放緣。來與不來休勉強，若來另外付盤川。些些小事真容易，何勞驚動地方官。

好極了，竟是如此尊命辦理。公主便叫：二位賢妹，今夜就在我處睡罷。這般大雪，如何行走？可命人令兩處關好宮門罷。王爺說：好呀，天氣寒冷，四人同睡於此。

保和公主笑盈腮，出言吐語似嬰孩。床帳現在鋪套室，何致今宵擠擠挨。我與梁妹同床睡，你陪郡主女裙釵。嘎，妙嚇！兩對夫妻仍照常，今宵俱是鳳求凰。郡主聞聽紅粉面，說聲尊重少顛狂。香茗用畢俱歸寢，直睡到，紅日三竿照碧窗。公主披衣忙坐起，只因為，謝恩一早進朝堂。

講到保和公主，昨有賜第告成之旨，今日進去謝恩。來時就往梁府，請康公先遷移過去。那位梁老夫人再四相留，要待裴仲義家眷到了方許康家搬去。況且天氣寒冷，何必急急，且俟春和日暖喬遷未遲。公主回來，此言少表。

王爺早起到書軒，命人傳進老蒼年。那呂忠，步上階沿垂手立，曲背彎腰參主前。

啊小王爺，呼喚老奴有甚吩咐？嚇，呂叔，你且坐了，下官有事問你。啊呀呀小王爺在上，老奴怎敢坐？噯，叫你坐只管坐，不要嘮叨古板如此。老奴告罪了。

手拉著，雕花小凳旁邊坐，含笑彎腰開口忙。未識王爺何事諭，老奴洗耳聽端詳。啊呂叔嚇，我與你，雙雙逃難走他鄉，招商店，幸遇芸仙鮑氏娘。暗野通風離虎穴，故而兩命未曾傷。若無義婢賢良女，此身早已夢黃梁。焉有今朝身顯赫，團圓骨肉伴君王。受人恩惠無曾報，孤家朝夕不能忘。只因為，碌碌忙忙無暇論，未曾提及這行藏。她的住居你曉得，住在雲南何地方？

阿小王爺要報答趙飯舖內鮑芸仙姑娘麼？可見我主受惠不忘，難得難得。老奴記得，他們是荊州府該管的。

呂叔，你為我，隨帶紋銀足五千，的當能人選幾員。一封書致芸仙女，謝伊釋放在當年。說我愧乏瓊瑤報，略助些須小本錢。她若肯，到我府中安樂住，來時我再贈盤川。

是，老奴理會得。呂叔，還有一言相告。啊呀小王爺，不要這般，真正折殺老奴了。

你是個，乾乾子立一孤身，吾與你，買名婢女伴晨昏。倘或香煙傳一脈，到將來，送老歸天有後人。

啊呀，王爺又來說笑話了。

老奴須鬢已蒼蒼，昏聩糊塗事健忘。想什麼，生兒育女傳宗祀，想什麼，綠鬢朱顏紅粉妝。叨恩典，現在茶飯無憂慮，春秋四季有衣裳。白晝倦時打個盹，閒來無事誦金剛。種些花卉常消遣，無是無非無掛腸。何苦的，自身要去尋煩惱，年登花甲想兒郎！

啊呂叔，你既不要姬妾，待孤家派兩名小廝與你伏侍如何？呂忠想想：小主人一片好心，這不要那不要，只道我不受人抬舉。多謝小王爺恩典。王爺忙命傳與總管曉得。

俊秀童兒派兩名，三十兩，月間零用足紋銀。若干衣服靴和帽，盡交總管要當心。兩餐肴饌須豐盛，想甚吃，吩咐廚房買辦人。

啊呀呀，小王爺天高地厚之恩，令老奴沒世不忘也。

書齋退出老年蒼，笑生雙頰喜開懷。誰料暮年交好運，真正富貴逼人來。一宵晚景休多講，至清晨，半副花箋手自裁。

講到呂忠次日即修好書札，總管處備齊銀兩，揀選兩名妥當下人，往雲南而去。一路朝行暮宿，直至明年春天，才到了趙家飯舖中。交代畢，取了回書，歸來覆命。無容細表。

歲暮時光盡短天，一聲爆竹過新年。街坊上，家家俱把春聯換。官衙署，告示封條簇簇新。蒼松翠柏齊簷插，門上神茶貼兩邊。轆轤隊裡笙歌沸，人馬叢中鑼鼓喧。你來我往投名帖；僮僕俱唱太平年。漫談士庶工商輩，提表東平王府言。

講到王親府內，武憲王夫婦元旦黎明，率領兒媳朝賀回來，即於祠堂叩首，各處拈香。東平王夫婦拜了父母，然後各處人家叩賀，碌碌忙忙已是上元佳節。先是老王爺請同僚世誼，然後小王爺宴飲賓朋。年事一畢，擇日遷移。將現在所住房屋，送與熊友鶴居住。此言少表。單講到這所御妹府，好不威顯。

但只見，門牆高聳接青天，塊塊磨成鏡面圓。上面是，琢成龍鳳呈祥瑞，中間是，父子同朝極品官。繡球門，雙獅捧，雕刻回文古鑄錢。上面斑斕光耀日，周回出水好雕簷。轅門左右多開闊，下馬碑牌分兩邊。鼓亭對奏盈盈樂，掌號鳴金雜管弦。迴環■字朱紅漆，甬道中間黃土填。獅獸滾墩分左右，雁翅排車手執鞭。七級台階高數尺，碧瓦琉璃滴水簷。朱紅大柱金龍現，舞爪張牙上下蟠。儀門內，又是一條長甬道，東西兩面石欄杆。半朝鑾駕迴廊擺，兩邊看守有官員。銀鑾殿上多齊整，畫棟雕樑五彩鮮。百盞珠燈高掛起，金鑲寶坐面朝南。殿上邊，半無別物來陳設，兵符敕印供中間。上方寶劍排東面，九節鋼鞭西首懸。蟠龍架用黃綾套，器具威嚴凜凜然。值殿羽林軍十二，內監宮官有八員。

講到銀鑾殿後，共有三十一帶樓房殿宇，三十餘間開闊，東西俱有花園。銀鑾殿後迴廊，兩處俱通。今將東首一百餘間與康家居住。正中間仍名舞彩宮，是老王爺夫婦寢官。後邊正中一帶二十九間開闊，仍名靈鳳。惟梁氏夫人與劉氏夫人調換一番，前日原本劉夫人東院，梁夫人居於西首，今因皇上賜典時，以梁夫人捐軀投水，義烈可嘉，敕封東宮。劉夫人雖係節孝究不能以死如歸，故封為西院。今既遷移，理宜分別。

東宮梁氏女千金，前面還居蘇淑人。曲折迴廊穿過去，紅牆鶴頸是園亭。銅環緊扣雙扉閉，匾額上，隸書三字可陶情。過西落

北行將去，勤政旁邊兩扇門。

講到勤政堂，在舞彩宮前，銀鑾殿後。左邊三樂所，右邊養和室。俱係公主理政之所。

三間宮殿大庭心，蒼松古柏翠森森。階沿盡砌雲南石，雕樓上，一帶玻璃彩畫燈。東廊通著康公宅，金漆朱紅兩扇門。

康員外所居東首，別有牆門，裡面亦通。如要另行出入，亦頗便宜的。

王妃感佩思義長，匾額題名崇德堂。擺設鋪陳同一體，宛似生身父與娘。誥封敕軸朱紅匣，廳前高供沐恩光。柔娘德姐心歡悅，感念千金刻不忘。寤房好比皇宮內，奢華富麗美非常，繡幃錦幔紅羅帳，紫檀桌椅象牙床。奇珍異寶皇家物，五色玻璃嵌在窗。要講到，元郎早晚將書念，請一位，五經博學老年蒼。娘娘要把恩來報，閒空與弟講文章。幸喜得，性地聰明心性靜，略加指點即端詳。到後來，續繼乃兄西貝客，名題金榜桂花香。康員外，為人誠實多忠厚，報得無差天理彰。日去月來忙似箭，豔陽天氣好春光。

講到保和公主業已身懷六甲，飲食起居仍無增減，惟略貪睡耳。合家俱未知悉。是日午睡初醒，東西兩院俱到靈鳳宮而來。

見娘娘，香腮紅映未曾消，夫人梁氏叫多姣。姊姊啊，和風吹得人如醉，何不去，散悶園亭走一遭？娘娘含笑回言答，賢妹歡忻我效勞。

娘娘即吩咐備便轎伺候。只因房屋太大，恐行走未便，俱有軟和小輿，粗婢抬行。

三位佳人坐小軒，粗婢慌忙抬上肩。先有那，宮官傳諭園丁曉，雙啟朱扉去若煙。灌溉童兒雙膝跪，報名叩首接嬋娟。

三位夫人進得園來，微飄鳳目，啊唷妙嚇！

一進園門別有天，千紅萬紫百般鮮。翠森森，綠陰深處黃鸝啼；碧層層，芳草池邊白鷺眠。紅豔豔，桃杏爭春迎旭日；白漫漫，梨花開傍粉牆邊。翅扇扇，雙雙蛺蝶簷前舞；鬧叢叢，陣陣游蜂花上穿；虛飄飄，落花惹得游絲絆；蕩脈脈，垂柳飄飄細縷煙。三位佳人移鳳履，尋芳踏翠過前川。行過了，石欄九曲河池畔，一帶長堤有岸船。侍女旁邊單膝跪，請娘娘，亭中小息片時間。

三位夫人步進岸船亭內，將身坐下。

丫鬟送上碧螺春，櫻口香腮飲細茗。兩面紗窗齊吊起，紫檀桌子擺中心。東西八把眉公椅，金爐裊裊紫煙飛。一江風景如圖畫，雙枝畫檣後梢存。遠望樓台高聳聳，池塘倒影疊層層。三位夫人齊立起，先命宮官前面行。

是，奴婢領命。前面大觀樓，娘娘可要上去看看？使得。

手扶小婢款金蓮，陣陣香風撲鼻尖。但只見，苔痕斑綠沿階砌，荷葉姹紅繞畫船。鳥潛花底窺人影，魚隱河梁避釣竿。鸚哥架上如簧響，畫眉籠內學人言。結巢對對入簾燕，香泥零落話呢喃。行過了，太湖石畔桃源洞，芍藥芳菲開牡丹。三人挨次登樓閣，豁目開胸真大觀。

二位賢妹妹，那憑高遠眺，絲髮無遺，樓稱其名，真真大觀矣。

走馬迴廊四面連，纖塵不染水磨椽。一架圍屏裝八寶，花梨椅並桌香楠。闌干朱漆玲瓏巧，長窗雕■近房簷。周回粉壁如霜雪，遍掛單條與對聯。側面一隻東坡桌，文房四寶盡完全。天然幾擺金獅鼎，花瓶白玉架奇楠。幾箭幽蘭香靄靄，官窯盆子供香椽。圍棋罐藏黑白子，雙陸牙牌擺在盤。鑾簫鳳笛雙懸壁，錦袱包藏琴七弦。湘妃榻上盤籠墊，錦褥鋪陳靠枕全。

三位夫人先觀樓中陳設，然後是，

尖尖玉手倚欄杆，注目凝眸四下觀。疊翠假山高隱隱，魚鱗小徑曲彎彎。青鬆古柏參霄漢，青鑾白鶴舞雲端。樓台隱約和煙霧，亭閣依稀隔翠巒。木香棚付朱藤架，鳥雀爭鳴語若簧。灼灼桃花嬌滴滴，萋萋芳草嫩珊珊。

三位佳人觀看得心曠神怡，連聲稱贊：啊唷妙極了！

昔年金谷美相傳，未知可及這名園。風送花香人似醉，鶯啼燕語意猶歡。銜芝小鹿山頭跳，交頸鴛鴦水上眠。鴨眠新漲溪頭綠，水荇初生翠蒂牽。花飛亂點鋪苔徑，斜日銜山影半偏。天然點綴園林美，憑著你，巧筆丹青難畫完。娘娘退坐扶仙凳，內官啟口稟嬋娟。

啟娘娘：前面是觀鳳閣、聽雪樓、待月軒、玩花亭，往哪一處去？

姣姣懶倦未回言，旁側宮官稟事端。肩輿早已齊伺候，請娘娘，下落扶綈仍坐軒。

那邊還有絳雲春曉、疏雨秋橫、一塘梅影、十里荷香、松雲茅屋、紫竹湖亭，娘娘們要去走走？娘娘道：改日再游，吩咐回宮罷。

宮官傳諭應聲齊，備轎丫鬟去似飛。娘娘挽手呼梁妹，小心穩步下扶梯。命丫鬟，退行幾步撩金■，猶恐怕，絆住香鉤閃玉軀。婷婷裊裊將樓下，尖手微舒整繡衣。登軒穩坐肩抬起，吩咐丫鬟步緩移。要從那，未游之處來行過，令宮官，引導前邊指點伊。行過竹屏穿月洞，臘梅花裡聞薔薇。沿堤廣植垂楊柳，峻絕雙峰隱釣磯。寬澗河池流碧水，幾多五色好金魚。條來條去吞花影，密密疏疏照綠溪。識巢白燕差池羽，掠水巡簷上下飛。真個是，魚梭織浪成湖縐，真個是，燕剪裁雲作舞衣。傍紅依翠穿花徑，匆匆經過小橋西。園丁跪送將名報，肩輿隱隱進雙扉。

王妃同東西兩院見過太王妃，各自回宮歇息。免走鳥飛，又是一番景象。

蒲劍當門日長，家家戶戶慶端陽。皇親府飲雄黃酒，敬奉椿萱幾玉觴。宮中頒賜諸般物，文虎靈符彩線■。蒲葵扇，象牙鑲，香囊五毒色鴉黃。一百廿尺紗羅葛，中宮皇后賜爹娘。中和節後近炎天，滿放榴花如火燃。綠樹濃蔭遮赤日，碧河池畔透紅蓮。數聲柳外新蟬噪，水閣風來人欲眠。沉李浮瓜消暑暑，遙遙永晝卻如年。

啊唷好熱呀！

三伏之中如火燒，要講那，碧鸞梁氏美多姣。孕將臨月身沉重，安胎靜養在宮寮。淑人時刻相陪伴，太妃早晚亦來瞧。正室王妃頻顧問，命人常送美佳餚。時鮮果品和糕餅，每日閒來吃一遭。東宮調養雖康健，步履艱難心暗焦。脂粉微施花不戴，雙眉淡淡懶濃描。臨妝對鏡看容瘦，低首羞看覺瘦腰。隔簾常盼雲霓起，玉手頻執扇搖。深院納涼風細細，重門緊閉靜悄悄。半輪月落梧桐影，幾點疏星現碧霄。一夜安眠心地穩，扶桑日出講明朝。

這日六月十九日觀音聖誕，王府中合門淨素。

頂禮慈航觀世音，持齋薰沐把香焚。夫人梁氏臨妝鏡，婢女旁邊理鬢雲。霎時間，面似桃花紅粉頰，一身香汗透衣衿。春尖拂袖呼慈母，低吐鶯聲慢啟唇。

阿呀，母親嚇！

孩兒身上欠安寧，腹內微微覺得疼。坐不安來立不穩，快些扶我睡床衾。淑人心內多忙亂，佯為平淡叫千金。

兒嚇，不妨事的，放心穩臥，自然瓜熟蒂落了。

命丫鬟，即忙報與太妃聞，著人立刻喚收生，參湯加備煎端正。囑咐丫鬟婦女們：各專所事無慌亂，諸事之中要小心。太妃聞說移蓮瓣，小婢攙扶出院庭。老少王爺驚又喜，命家人，祠堂裡面把香焚。老千歲，正冠跨進祠堂內，但只見，一道紅光耀眼明。忠孝君侯隨在後，見一個，擦牙青面貌猙獰。跟前閃如流電，非煙非霧繞宮門。王爺滿腹愁疑處，房內夫人已降生。一聲不哭聲音響，淑人嚇得戰兢兢。穩婆早把參湯進，回言貴子已臨盆。

此刻把一位蘇淑人嚇得措手不及，幸喜太王妃進宮，穩婆也到了。一面扶持產婦，一面洗滌嬰孩。早有人報與老少王爺。

武憲王爺生笑顏，手加額頰謝蒼天。開口笑，叫芝田，此兒必定有根原。適才祠廟紅光現，待等他，長大成人耀祖先。王妃西院俱來到，先贊孩兒向老年。合家男女齊歡悅，成陶作隊叩連連。王妃姊妹同攜手，碧鸞宮內看嬋娟。雙移蓮瓣宮門進，但只見，

梁氏夫人倚枕衾。薄袱紗羅包粉額，低垂鳳目養精神。娘娘是，輕言細語呼賢妹，劉夫人，慢語低聲把妹稱。玉人攜手先稱喜，好好回答甚慇懃。

賢妹恭喜。堂上望孫甚切，今日得慰親心，也是你的孝道。可嘉可賀。素華道：這是一體的。

王妃手捧小兒看，鳳目端詳仔細觀。蘭湯新浴香肌滑，玉質溫柔貌相妍。秀眉星眼容無俗，鼻如懸膽耳垂肩。出水芙蓉紅豔豔，朱唇小口色鮮鮮。三分相比梁賢妹，看起來，宛如一個小芝田。卻好王爺身走進，問一聲，因甚牽連說下官？行進碧紗房內去，慇懃撫慰女嬋娟。賴卿生下麒麟子，此時玉體可平安！王妃笑挽孩兒手，來來來，今朝參拜令尊前。王爺忙接嬰兒抱，理上先該叩老萱。劉氏夫人身站起，抱過娃娃床上眠。啊呀呀，乍離母腹無多刻，要人家，參爹拜母鬧聲喧。王妃夫婦齊含笑，疼得他來是這般。素華漫啟櫻桃說，同是娘親誰不憐。

小王爺即將方才所見講了一番，各皆驚喜。王府中染蛋送湯餅，親朋賀慶，鬧熱異常。做三朝，排筵席。老王小王為兒三朝之日，即命名見魁，表字兆元。日後文武狀元，成宗皇帝繼作螟蛉，賜號祥麟，拜相封王，又是一朝梁棟。後文之事，毋庸細表。單講那位梁夫人三朝之後，身體已健，早已不在床中。